

從李鵬訪蘇看中蘇共關係

畢英賢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國際共黨組召集人)

中共「總理」李鵬應蘇聯邀請，從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訪問蘇聯，這是一九六四年以來中共「總理」首次訪蘇，使中蘇共關係的改善又向前邁進一步。

去(一九八九)年五月，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訪問北平，完成了雙方關係正常化過程，不僅改善了正常的政府與政府關係，也恢復了黨與黨的關係。雙方認為，這是中蘇共新型關係的開始。本來雙方預期，關係正常化之後，各方面的聯繫將會快速強化；豈知先發生了「六·四天安門事件」，其後又出現了東歐的劇變，同時在整個一九八九年內蘇聯處於劇烈的政治變化的過程中，在在都使這個新型關係的發展受到影響。正如李鵬在訪蘇前夕，對蘇聯記者表示，雙方關係本可更快一點進展；但是，在最近期間內在歐洲以及在蘇聯境內皆發生了很多事件，因而未給予中蘇共關係的發展應有的注意。①雖然如此，在去年一年中，中蘇共聯繫依然有明顯的進展。②因此，蘇聯方面表示，此次李鵬訪蘇將給予中蘇共關係新的動力，並加深中蘇共之間的對話。所以，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看，中共「總理」的訪蘇皆有重要意義。

本文擬檢視過去一年內中蘇共關係的發展，觀察此次雙方會談的實情，總結李鵬訪蘇的成果，最後分析中蘇共關係發展的趨向。

一年來中蘇共關係的進展

在經貿關係上，中蘇共確有較明顯的進步。雙方一九八九年的貿易額達二十四億一千二百萬盧布③(約值四十億二千萬

註① 李鵬，「我們的關係可以更快一點進展」(接受蘇聯記者訪問)，海外(Za Rubzhom)，第十四期(一九九〇年)，頁一。

註② 沙溫可夫(Yro. Savenkov)，「蘇聯與中國·合作的新階段」，消息報(Izvestiya)，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一日，頁五。

註③ 「一九八九年蘇聯外貿」，經濟與生活(Ekonomika i zhizni)第十五期(一九九〇年)附刊，頁三。

美元)，較一九八八年增長百分之三〇・三七，創造了新紀錄。蘇聯方面的主要出口是能源設備、電力機車、貨運車廂、汽車、飛機、黑色及有色金屬軋材、生鐵、石油產品、化學肥料及製造用的木料；中共的輸出則包括大豆、玉米、落花生、肉類產品、水果、棉花及茶葉等。

一九八九年的中蘇邊境貿易額增加甚大，以黑龍江一個省爲例，從一九八八年一億瑞士法郎（約值六千萬美元），一九八九年猛增到三億五千萬瑞士法郎（約值二億一千萬美元）。④目前，中共與蘇聯邊界貿易的口岸有：東北的黑河、綏芬河及內蒙的呼貝爾盟，通往蘇聯的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新疆的伊犁，通往蘇聯的阿拉木圖及中亞地區。爲確保雙方日益增多的商品運輸，現有的鐵路（一條經過滿洲里，一條經過綏芬河）已不能勝任。因此，中共已恢復從迪化通往中蘇邊境鐵路的建設工程，預計一九九二年可以通車。在黑龍江、松花江兩岸，中蘇共雙方都開放了一些港口，公路也建立一些邊界轉運站。

中共與蘇聯都在實施經濟改革，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所以，雙方決定組織中蘇共「經濟體制改革學術討論會」。第一次會議於今（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三至十五日在莫斯科舉行，出席會議的雙方經濟學者與專家超過五十人，討論主題包括雙方經濟體制改革的回顧與展望，以及當前經濟調整的措施。與會學者表示，雙方正遭遇了相似的社會與經濟問題，如公安失控、財政赤字、通貨膨脹等，若能交換經驗，可避免錯誤。顯然，北平與莫斯科想透過經濟理論的研討，以了解彼此在意識形態上的差異，並以務實的精神對待對方的立場。同時，雙方經濟學者將共同爲改變中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發展一套理論體系。這種會議將定期舉行。第二次會議定於明年在北平召開。

過去一年內，中共與蘇聯在文化、教育、體育、人道等領域的接觸和經技合作皆有進展，這些方面相互合作的推廣與深化在雙方關係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⑤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雙方教育的交流。至今年二月分爲止，中共在蘇聯的留學生已超過九百人，蘇聯在中共的留學生也已超過三百人。⑥一九八三年雙方恢復交換學生時，各方僅派出十名。近年來，不但人數增加，教育合作的範圍已從高等教育推展到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教育科學研究的各個方面。合作內容，由單一的互換留學人員發展到互換教育代表團、組，互聘語言教師，互邀知名學者講學，建立校際合作關係等。

中蘇共之間爭執甚久的邊界問題，在中蘇共關係正常化之後的一年內，進展頗快。從一九八七年起，中蘇共邊界談判已舉行了四輪會議；最近一輪是去年十月下旬舉行。今年五月十五日，蘇聯外交部副部長羅高壽在答覆莫斯科電臺問題時說，

註④ 大公報（香港），一九九〇年三月九日，頁一。

註⑤ 拉佐夫（S. Razov），「今日蘇中關係：明顯的里程碑」，真理報，一九九〇年三月一日，頁一。

註⑥ 人民日報，一九九〇年二月二十七日，頁一。

在七千五百二十公里的邊界上，百分之九十的邊界已達成一致的意見。同時，雙方國防單位已全部完成對邊界的空中攝影。但是，餘下的百分之十，問題並不簡單。雙方代表團將對這些問題尋求解決的辦法。

在過去一年中，中蘇共之間最有意義的活動莫過於雙方就裁減中蘇邊界地區武裝力量、加強軍事領域中的信任問題所進行的會談。去年戈巴契夫訪問北平時，中蘇共首腦同意，成立「外交與軍事專家小組」討論前述問題。該小組去年十一月十三至十七日在莫斯科舉行了首次談判。會後，雙方皆未公布談判內容，但雙方一致認為，裁減兩國在中蘇邊境地區的軍事力量、加強信任，對發展兩國睦鄰關係具有重要的意義。①第二輪於今年二月八日至二十三日在北平舉行。會後，蘇聯方面表示，中蘇共之間已就削減彼此邊界沿線軍事部隊問題的談判取得了進展。②目前，蘇聯駐守在中蘇邊境的部隊約有五十萬人，中共約有一百五十萬人。蘇聯已決定撤走十二萬人（約十二個師）；另據蘇聯報導，中共已決定裁減一百萬軍人。③

在政治關係上，最具象徵意義的是，中共與蘇共已恢復了兩黨之間的實質關係與相互訪問。戈巴契夫在北平訪問時，兩黨首腦曾同意「根據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政事務的原則」④進行接觸和交往。去年九月上旬，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朱良首先到蘇聯訪問，與蘇共中央「國際部」討論兩黨接觸與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去年十二月下旬，蘇共中央委員會「國際部」部長法林（V. M. Falin）到北平回訪。因此，中共與蘇聯已開始建立和加強兩黨之間的關係，消除了中蘇共整體關係中空白點之一。雙方「國際部」負責人的互訪，是雙方黨機構進一步接觸的開始；同時，兩黨的科學機構與出版單位間也已建立起直接聯繫。

總之，一年來中蘇共關係雖然不如預期的快速發展，但在各方面也有一些突破性的轉變；更重要的是，雙方在對東歐問題上的不同意見並未阻止雙方關係的改善。易言之，一年來，雙方關係已通過了一個相當嚴重的考驗。

李鵬訪蘇經過與雙方言論

此次李鵬訪蘇的隨員包括中共外交部長錢其琛，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鐵木爾·達瓦買提，「國家計畫委員會」副主任甘子玉，國務院研究室主任袁木，中共「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徐信，特別助理李德中，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劉述卿，

註⑦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頁二。

註⑧ 大公報，一九九〇年二月二十四日，頁一。

註⑨ 真理報，一九九〇年三月一日，頁五。

註⑩ 「聯合公報」，真理報，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頁一；大公報，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頁三。

對外經濟貿易部副部長李嵐清，特別助理胡紹普，外交部部長助理兼新聞司司長李肇星，中共駐蘇大使于洪亮等。其中大部分爲副手。事實上，李鵬與蘇聯政府的會談不是一個高峯會議，乃是雙方行政首長級會談。在共黨國家間，至目前爲止，共黨領袖仍舊是最高政治領袖。李鵬的妻子朱琳隨行，這是以往中共領袖外訪時少見的現象。

在訪問期間，李鵬於二十三日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N. Ryzhkov)舉行會談，討論了發展雙方關係問題；二十四日戈巴契夫會見李鵬，就各個領域的發展合作交換了意見；二十五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盧基揚諾夫(A. Lukiyanov)會見李鵬。此外，李鵬在莫斯科參觀了克里姆林列寧辦公室及蘇聯宇航城等地方。二十五日下午，李鵬在莫斯科舉行記者招待會；晚上在蘇聯「中央電視臺」發表談話。二十六日，李鵬一行到列寧格勒訪問後，乘專機返回北平。

李鵬在訪蘇期間曾作了多次談話或演講，其要點如下：①
(一)此次訪蘇的目的在使雙方關係進一步向前發展，把兩者之間在政治、經濟、貿易、科技等各個領域的友好合作更加具體化，爲進一步加強雙方關係而努力。

(二)中共對蘇聯的政策是發展雙方的睦鄰關係。他說，中蘇邊界長達七千多公里，雙方之間的友好關係對雙方以及對世界和平與發展都有重要意義。他指出，中蘇共關係已經正常化，都希望睦鄰友好；減少邊境駐軍，把它降低到雙方可以接受的水平，對雙方都有好處。在電視演說中，他向蘇聯人民說，中共政府與中國大陸人民十分重視中(共)蘇關係，一貫珍視兩國人民之間傳統的友誼，並願意盡自己的努力，把兩國人民這種相互了解、相互支持、相互幫助的傳統繼續發揚光大。

(三)中蘇共政治關係在穩步發展，邊界談判在繼續進行。雙方已就中蘇邊界地區裁減軍事力量加強軍事領域的相互信任的指導原則達成了協議。

(四)一般說來，經貿關係的發展是順利的。他指出，中蘇共的經濟各有所長，有較強的互補性；可以相互幫助、相互補充的領域很多。在貿易方面，他認爲，祇要雙方共同努力，雙方貿易，包括兩國邊境地區的貿易，今後還會有更好的發展前景。
(五)中蘇共之間，可以通過多種形式發展經濟技術合作。這些形式包括勞務合作、相互購買專利、創辦合資和獨資企業、開展來料加工、相互交流技術。爲適應不斷擴大的合作關係，雙方還要增加人員交流，改善交通運輸條件。

(六)不管蘇聯與東歐以何種方式進行改革，中共皆願意與他們在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各種關係。李鵬指出，西方少數人士希望中蘇共在對改革的看法上產生分歧，而且希望分歧越大越好。李鵬說，中共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並不是在所有觀點和做法都是一致的。每一個國家的情況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各自都應當根據自己的國情

註① 人民日報，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五日，頁一；二十六日，頁一、四；二十七日，頁一、四；二十八日，頁一、四。

作決定，沒有什麼統一的固定模式。蘇聯是否實行多黨制，這應由蘇聯的黨和人民作選擇。至於中共，目前實行的是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關於東歐的形勢，他指出，誰也沒有料到有些東歐國家發生了那麼大的變化。但是，這些國家是否意味著完全放棄了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繼續仔細觀察。不過，李鵬強調，不論這些國家是否放棄社會主義，中共都願意同它們保持正常關係。

(七) 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將在適當時機訪問蘇聯。但是，由於李鵬他自己剛剛訪問了蘇聯，所以江澤民不會在近期內訪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與李鵬數次會談，曾表達對中蘇共關係的看法與評估。茲扼述如左：②

(一) 中蘇共關係的發展已進入全新的階段。去年中蘇共高峯會議時，雙方領袖已就蘇聯與中共關係的前景，勾畫出一個輪廓，開創了中蘇共關係發展的「全新的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是，對過去的深刻理解，對當前世界現實的新觀點，在睦鄰、公開及廣泛國際交往的條件下努力發展關係。

(二) 中蘇共發展合作關係不反對第三國。

(三) 雙方政治對話日益深化，黨與黨的接觸已經恢復。雷日科夫認為，這方面的意義極重大。他強調，雙方關係的基礎是相互尊重對方的利益，考慮到對方的特點，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內政，互相承認主權和自主權。

(四) 雙方的社會、文化及經濟接觸，使兩國人民更加接近，使他們更有興趣彼此努力，使生活改善，走向廣闊的進步大道。此次會晤中，將簽署的經濟與科技合作綱要有利於雙方關係的更快發展。

(五) 蘇聯共黨未放棄一九一七年十月所作的選擇。蘇聯共黨領導認為，在全蘇社會根本改造的過程中，黨正在從社會主義思想尚未完全表現出來的、強大的潛力中，汲取精神力量。列寧把社會主義理解為羣衆的活生生的創造，理解爲一個有社會公義與保障人民福祉的社會。因此，在革命性的改造過程中，列寧主義仍是蘇共的創造力量。

(六) 每一個國家都可執行自己的、依本身評價和判斷所制定的政策。雷日科夫指出，在經濟改革方面，中共開始較早，因此它的經驗對蘇聯很重要。易言之，中蘇共「社會主義革新」的共同利益使雙方有必要積極交流經驗和資訊。

李鵬與戈巴契夫會見時，戈氏表示：(一)他對一年來雙方關係的進展表示滿意。這是去年春天高峯會議協議的結果，那次高峯會議的意義是「結束過去，展開未來」；(二)有理由預估，中蘇共在各個領域的合作將有巨大的量和質的成長；(三)蘇聯現階段的改造，特別注意促使消費市場正常化和解決其他嚴重社會問題的措施；(四)他很重視李鵬的訪問。他指出，蘇聯人民中

註②

「蘇聯與中國：新的友善氣氛」，真理報，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四日，頁五；「蘇中談判」，真理報，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四日，頁五；「蘇中談判完成」，真理報，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五日，頁五。

存在著傾向與中國人民合作與友好的動力。^⑬

在李鵬訪蘇期間，雙方次級官員也舉行了數次談判，茲列舉較重要者如下。五月二十四日上午，中共副總參謀長徐信與蘇軍參謀長莫伊賽耶夫(M. Moiseev)會晤。雙方認為，中蘇共關係實行正常化以後，展開軍方交往是適宜的，雙方人員的接觸已有良好的開端。同一天上午，中共對外經濟貿易部副部長李嵐清與蘇聯對外經濟聯絡部部長卡圖謝夫(K. Katusev)就發展雙邊貿易關係問題舉行會談。會談中，他們就改變雙邊貿易方式、發展區域和邊境貿易、發展合作生產、合資經營、來料加工、技術轉讓、補償貿易等多方面的合作問題，交換意見並達成廣泛的協議。^⑭

二十五日上午，蘇聯外長謝瓦納澤與中共外長錢其琛舉行了長達三個小時的工作會議，就雙邊關係及當前國際問題進行交談。^⑮

訪問成果與國際反應

李鵬此次訪蘇結束時，並未與蘇聯方面發表一個「聯合公報」。據他本人的解釋，他這次訪問的時間很短，要搞一個聯合公報很費事，各自發表消息比較方便一些。^⑯事實上，中共人民日報，蘇共真理報於四月二十七日各自發表了關於李鵬訪蘇結束的新聞公報，篇幅皆約兩千字，內容大致相同，未表現明顯的差異，祇是在蘇聯的新聞公報中，對國際問題多說了一點，但都是雙方共同的觀點。^⑰

李鵬訪蘇雖然沒有給中蘇共關係帶來突破性的發展，但是一口氣簽署了六項文件，也不能說是空手而歸。這六項文件是：

——「關於經濟、科學技術長期合作發展綱要」；

——「關於和平利用與研究宇宙空間方面進行合作的協定」；

註⑬ 真理報，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五日，頁一。

註⑭ 人民日報，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六日，頁四；二十七日，頁四。

註⑮ 「部長會見」，真理報，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六日，頁四。

註⑯ 「李鵬在莫斯科舉行記者招待會」，人民日報，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七日，頁一。

註⑰ 「李鵬總理結束對蘇聯的訪問」，人民日報，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七日，頁一；「中國國務院總理結束對蘇聯的訪問」，真理報，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七日，頁六。

——「關於在中蘇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和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指導原則協定」；

——「外交部磋商議定書」；

——「關於中國向蘇聯提供日用消費品的政府貸款協定」；

——「關於在中國合作建設核電站和蘇聯向中國提供政府貸款的備忘錄」。

除了上述文件外，雙方還協議：(一)遵循「中蘇聯合公報」的有關原則，繼續談判以使歷史遺留下來的中蘇邊界問題得到公正合理的解決；(二)雙方同意，雙方軍事部門領導人進行友好交往，以增進相互了解；(三)雙方表示，努力促進東埔寨問題公正合理的全面政治解決；(四)雙方支持南北韓進行對話，促使朝鮮半島局勢的緩和與穩定，為和平統一創造條件。同時，蘇聯方面支持中共對臺灣所堅持的一貫立場，即「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對旨在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臺」或「臺灣獨立」的任何企圖。另一方面，中共表示，歡迎美蘇在裁減武器談判方面有所進展。^⑮

就改善中蘇共實質關係言，李鵬的莫斯科之行至少有下列成果。

第一、相互邊境裁軍原則確定，可維持今後中蘇邊境和平。在六個文件中，對中蘇共未來關係影響最大的應該是雙方相互裁減邊境軍事力量和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指導原則的協定。這些原則尚未公佈，但其作用則顯而易見。去年戈巴契夫訪問北平時所發表的「聯合公報」曾說明，中蘇共同意採取措施將中蘇邊境地區的軍事力量裁減到與雙方正常睦鄰關係相應的水平，並為邊境地區加強信任、保持安寧作出努力。「聯合公報」還表示，雙方願意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兩國之間的一切爭端，相互不以任何形式，包括使用同對方接壤的第三國的領土、領水和領空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⑯此次正式的協議及爾後的有關措施對今後雙方和平共處、保持邊境安寧作出了進一步的具體保證。

第二、中蘇共之間已建立了加強發展經貿等務實關係的基礎。在中蘇共所簽署的六個文件中，四項涉及經濟、貿易、科技等領域的合作。同時，雙方領袖一再表示，不計較對方有關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分歧的問題。從此，雙方全力發展務實的互補與互惠關係。

第三、政府領袖互訪，象徵政治關係的改善。李鵬此次訪蘇是對去春戈巴契夫訪平的回訪。在現代國際關係中，兩國政要相互訪問是雙方政治關係友善的象徵之一。李鵬訪蘇期間，在很多場合雙方首要皆携妻子出席，益顯得氣氛融洽。

第四、中蘇共之間其他領域的合作也增加了新動力。在李鵬訪蘇期間，雙方領袖一方面表示，一年以來，雙方在政治、

註⑮ 真理報，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七日，頁六。

註⑯ 真理報，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頁一。

經濟、貿易、科技、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內的聯繫都有發展；另一方面，雙方皆表示，經過此次訪問及訪問期間的各種談判與會談，對今後雙方各方面的合作皆增加了新動力。

第五、重建軍事聯繫與合作。數十年來，中蘇共軍事對峙，軍事聯繫與合作早已終止。今年四月初，中共國防部外事局長宋文中訪問蘇聯，^②為三十年來的首次。此次，中共副總參謀長隨團訪蘇，並與蘇聯總參謀長晤談。因此，雙方軍事聯繫已有了開始。不過，為避免第三國對中蘇共發展軍事關係的不安，雙方軍事領袖表示，他們發展軍事關係，不僅有利兩國友好睦鄰關係，而且有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③

第六、在意識形態問題獲得相互諒解，同意雙方關係的「非意識形態化」。在李鵬訪蘇期間，蘇聯方面的政治領袖強調，蘇聯在改造過程中沒有放棄「富有創造力」的列寧主義。李鵬也表示，中共始終不渝地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同時，雙方政府首腦同意，社會主義有各不相同的詮釋，各國人民應根據自己的具體國情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因此，在相互關係中必須嚴格遵循不干涉內政的原則，應該尊重各國人民自己的選擇。^④也就是，中蘇共雙邊關係應「非意識形態化」；能如此，才可確保雙方長期關係的穩定性。

世界各地對李鵬訪蘇的評論不一，但普遍認為有助世界穩定。西方對李鵬訪蘇的反應相當冷淡，不僅西方政府很少作出明顯的評論，甚至主要報紙未作充分報導。據西方外交官表示，目前蘇聯對外關係的重點是改善對歐美關係，因此李鵬的訪蘇不會激起各方面的明顯反應。^⑤西方認為，中蘇共之間對意識形態與改革問題存在歧見，不易化解，可能使去年恢復的實際關係成為短命。^⑥客觀言之，這是事實。不過，中蘇共皆坦然承認，他們過去因意識形態之爭導致衝突，雙方皆蒙受重大損失，今後不會再蹈覆轍。但是，一些西方觀察家並不相信雙方的言詞。實際上，這些人希望中蘇共關係矛盾惡化。

李鵬本人表示，他訪蘇的主要任務，一是裁軍、一是合作。但西方一些觀察家不以為然，他們認為，李鵬訪蘇的主要目的在化解「六·四天安門事件」所造成的外交孤立。^⑦另一方面，西方外交官們相信，中共不會成為蘇聯順服的盟友。他們

註② 大公報，一九九〇年四月三日，頁一。

註③ 人民日報，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六日，頁四。

註④ 人民日報，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七日，頁七。

註⑤ 英文中國日報 (China News)，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三日，頁11。

註⑥ 英文中國日報，一九九〇年二月七日，頁一。

註⑦ 英文中國日報，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四日，頁一。

覺得，中共對蘇聯的企圖與戈巴契夫政策的變化懷有愈來愈大的疑惑。^②

日本輿論對中蘇共重視務實關係的立場表示歡迎。他們對中蘇共裁減邊境軍力尤感興趣；並認為，這有利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安定。^③東南亞一些國家的輿論認為，李鵬的訪問「非常成功」；中蘇共公開承認，對方有選擇自己道路的權力，顯示中蘇共今後將會以更務實的態度發展睦鄰關係。東歐國家媒體對李鵬訪蘇的報導比較充分，幾乎都肯定其成果。捷克的一家報紙說，今天把蘇聯和中共合起來的東西多於把他們分開的東西，這對遠東太平洋地區的穩定產生了良好的影響。^④

中蘇共關係發展的趨向

無論從什麼角度看，李鵬的訪蘇皆象徵著中蘇共關係的進一步改善，也為未來雙邊關係的發展加添了馬力。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期，蘇聯對中共的戰略目標是不使它強大，也就是要維持一個衰弱的中共；而中共方面也把蘇聯視為最具威脅性的敵人。戈巴契夫執政後，雙方的立場逐漸轉變，這次所簽署的六項文件中，有幾項可以表明，雙方猜忌已大部分消失。這對雙方未來關係的發展確有助益。

綜合前文，關於中蘇共關係發展趨向，歸納幾點於後：

(一)雙方在經濟、技術方面的合作，開闢了新的前景。中蘇共皆在進行改革，搞活經濟，提高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雙方政府任務相同，在經濟發展上可以取長補短，為雙方合作開闢了廣闊的前景。

(二)更加發揮互補特性。根據這次簽署的協議，蘇聯將向中共提供兩個核子發電站，各一百萬瓩，以長期貸款方式實施；另一方面，中共向蘇聯提供將近兩億五千萬瑞士法朗（約值一億五千萬美元）的短期貸款，以購買中共方面的日用品。同時，中蘇共正在進行外貿改革，可能從明年起，由現在的政府協定易貨貿易逐步轉變為現匯貿易。^⑤這些措施皆有利於雙方經濟互補性的發揮。

(三)實行新的經濟合作方式。隨著雙方一般關係的改善，新的經濟合作方式將逐漸出現，如開辦投資、開辦合資企業、實

註② 國際先鋒論壇報 (IHTF)，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五日，頁六。

註③ 朝日新聞，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五日，頁一、七。

註④ 大公報，一九九〇年四月三十日，頁二。

註⑤ 大公報，一九九〇年四月一日，頁一。

行來料加工以及相互交流技術等。雙方科學技術合作將更加具體化。據報導，蘇聯爲順利實施開發西伯利亞計畫，已決定對中國大陸開放四大市場：1. 勞務市場；2. 農畜產品市場；3. 輕工業品市場；4. 科技市場，尤其是輕紡、食品等方面的技術與應用的研究。^②

(四) 中蘇邊境可能變爲安靜、和平的地區。中蘇共已同意，相互裁減邊境軍力並建立信任的措施。這不僅使雙方節省大批軍費，而且增進相互信任，促進邊境直接貿易，使雙方成爲真正的好鄰居。

(五) 蘇聯重申，支持中共的「一個中國」立場，頗能獲得中共的好感，但也掃除了中共對蘇聯與我國直接貿易的一些疑慮。

(六) 軍事關係的堅冰已經打破，將有新的發展。中蘇共軍事部門已開始接觸，此次雙方政府首腦會談時，已同意軍事部門領導人互訪。可以說，中蘇共之間的軍事技術及其他方面的合作是遲早的問題。

(七) 在政治關係上，雙方將互不干涉改革與意識形態問題，全力發展務實關係，作爲促進其他領域相互關係的發展。易言之，與以往不同，雙方政治關係已經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八) 中共與蘇共的黨際關係將緩慢發展，黨際合作也將恢復。一年前，中蘇共的黨際關係雖已恢復，但是雙方對此皆不十分重視。此次李鵬訪蘇時，雙方已就兩黨在今年內的合作計畫達成協議。他們表示，在內政方面的不同意見，不僅不應妨礙，反而應該促進黨際關係的發展。也許在未來一年內，中蘇共黨際關係的改善會比以往一年明顯。

最後，中蘇共關係的進一步改善，對當前的國際局勢不會發生重大的衝擊。但由於中蘇共所面臨的戰略威脅降低，中共將全力整頓內部經濟，蘇聯也將放鬆對印度與越南的戰略聯繫。這些傾向皆有利於亞太地區的安全與和平。

註② 自由時報（臺北），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五日，頁一一。

*

*

*